



全世界
The world's
你
最珍贵
most precious you

苏陌 著
SU MO

你总说来日方长
我不过是想与你重复旧日时光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苏陌

继《同桌的你》火爆热销后
“暖萌 + 微伤”系列第二弹

看着看着就哭了，让你心疼到极致的两个小孩
相爱即是与全世界为敌

世上的人千千万万
而我心里，只有你

沈慈爱过的人不多 / 仅有沈落一个
爱沈慈的人不算少 / 最爱的 / 唯有沈落一个

无人与我立黄昏 / 无人问我粥可温
有沈落在 / 沈慈永远都不会听到这句话

全世界
The world's
你最早
most precious you
珍贵

苏陌 著
SUMO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全世界你最珍贵 / 苏陌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226-7

I. ①全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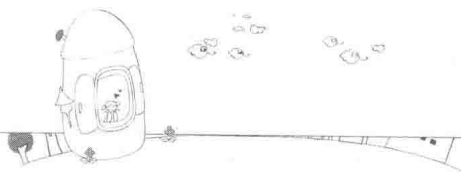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9067号

书 名	全世界你最珍贵
作 者	苏 陌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吴小波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蓝小瑟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10
版 次	2015年9月第1版,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8226-7
定 价	2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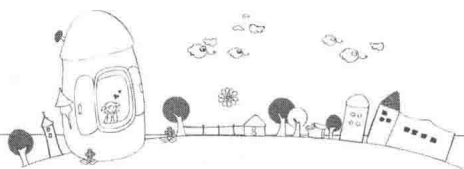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- Chapter 1 一眼万年 001
- Chapter 2 早一分钟也是姐姐 009
- Chapter 3 阿慈的好 018
- Chapter 4 长大了我就去找你 026
- Chapter 5 one love 039
- Chapter 6 重逢的意义 053
- Chapter 7 谁更心疼谁? 065
- Chapter 8 保全&摧毁 073
- Chapter 9 只有你是我的例外 093
- Chapter 10 阿慈，你是我的阿慈吗? 112
- Chapter 11 这世上，唯有至亲最不可信 121



目录

- Chapter 12 把她还给我 131
- Chapter 13 既定的命运 148
- Chapter 14 全世界都以为我会与你反目 159
- Chapter 15 这画面多美，多像梦境 171
- Chapter 16 穷途末路都要爱 184
- Chapter 17 Crazy for you 192
- Chapter 18 亲爱的，你不要遗弃我 204
- Chapter 19 全世界最好的他 220
- Chapter 20 等不来小王子 252
- Chapter 21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 290
- Chapter 22 阿慈，我们回家 309





五岁，沈落初入沈家。

母亲左手牵着他，右手牵着姐姐沈芙，坐在客厅宽大的沙发上局促不安。

精致的茶几上摆放着各种他没有见过的好看的水果，他咽咽口水，小心翼翼地往那些果盘上扫几眼，再迅速地低下头，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。

姐姐抓了抓母亲的衣角，不等她说半个字，母亲先已开口：

“再等一等，爸爸马上就来了。”

他和姐姐，原是没有爸爸的。

半年前爸爸遇车祸丧生，半年后的今天，母亲带着他们改嫁，没有婚礼，没有观众。母亲拉着他和姐姐，拖家带口地来到了沈家。

闲言碎语，自然是能听懂的。无非是攀了高枝，嫁了豪门，从此一步登天。五岁的他，敏感如斯，母亲的哀和姐姐的喜形成鲜明对比，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阿落和阿芙改了姓，自踏入沈家的那一刻起，他和姐姐，只能是沈落和沈芙。

阿落怯怯地看一眼姐姐，姐姐的眼睛今日格外透亮，他和姐姐穿上了妈妈新买的衣服，喜庆得像过年一样。

良久，沈落见到的，却不是妈妈口中的那个“爸爸”。

沈家老太爷牵着一个瓷娃娃似的女孩站在二楼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。



母亲自是惊慌，听见楼上的动静，匆匆地站起来，张了张嘴，喊了声“沈老”，又低下头。

他分明记得，沈家老太爷轻哼一声，语气里，竟满是嘲讽。

沈老太爷牵着女孩的手下楼，一边走一边轻声嘱咐：“阿慈，慢点走，一步一步来。”

语气中的宠溺和刚刚的嘲讽判若两人，明知自己本不该嫉妒，可当时小小的自己，就是受不住。比他更受不住的，是站在自己身边微微颤抖的母亲。

母亲一把扯过他和姐姐，极力镇定地边笑边冲他们道：“沈芙沈落，快喊爷爷。”

“沈”字被母亲咬得极重，似是在提醒沈老太爷，他和姐姐，从此也是沈家人。

沈老太爷却没有理会他们，依然牵着女孩的手，一步一步从楼梯上走下来，坐在刚刚他们坐过的沙发上。

沈老太爷摸着女孩儿的头，声音轻轻的：“阿慈中午想吃什么，我让保姆给你做。”

沈落已经不太记得当时那个叫作“阿慈”的女孩儿到底说了什么，只清晰记得，一直安静的姐姐，忽地冲到沈老太爷身边，弯着眼睛和嘴角，大声地喊了一声：“爷爷。”

沈老太爷吓了一跳，右手僵硬地从女孩头上拿下来，偏过头看了姐姐一眼，抿了抿嘴角，继而点了点头。

母亲在身后拍他的肩膀：“阿落，快去喊爷爷。”

沈老太爷和那个女孩抬头看他，姐姐转过头看他，就连身边的母亲，眼神必然也是看向他的。五岁的他窘迫地绞着手指，复又低下头，盯着自己的脚尖发呆。

该是让人生厌的，不请自来的他，不善言辞的他。

可是，那个时候的沈落一定不知道，他的不知所措，倒映在那个少女清亮的眸子里，竟变成了仇视和任性。

这是他们冲彼此张牙舞爪纷争的起始，却仍免不了相爱相杀的恶俗。

阿慈，阿慈，阿慈。

后来的他，爱惨了这个名字。

客厅大门响起，沈世昌从外面进来，看到他们没有意外，更没有惊喜，隔着老远冲他们颌首。

“来了啊，原本想让司机去接你们的。”

母亲一愣，继而摇头：“出租车很方便。”

谈话中断，站在母亲身边的沈落忽地惊觉，有双大手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头，粗糙的，却是异常温暖的。下一刻，他就看到沈世昌走到自己面前，蹲在自己身边。

“我们阿落长得真好看。”

分明是讨厌旁人说自己好看的，可那个时候的沈落却下意识地冲沈世昌咧着嘴笑了。甚至直到现在，沈落还在一直坚持着，自己那时候，确凿地是笑了的，可任看在谁眼里，咧着嘴的沈落，笑得竟比哭还要难看。

沈世昌，他和姐姐的新爸爸。

中午吃饭来了很多人，母亲跟在沈世昌身边，一只手拉着他，一只手拉着姐姐，挨个向大家打招呼。大伯一家，二伯一家，白叔叔一家，宋叔叔一家……

他学着姐姐的样子，假装欢喜地，乖乖地喊他们，然后坐在餐桌前安静地吃饭，也安静地接受大人的审视。

姐姐唱了歌也跳了舞，妈妈一脸欣慰，新爸爸夸赞连连，就连那个不苟言笑的沈老太爷，都露出了赞许的神色。姐姐该是高兴的，嘴巴甜甜的，一直都在逗大家开心。

她一直都这么出色。

只是，他装作不经意地、漫不经心地，环视了一周，都没有看到那个叫作“阿慈”的女孩儿。

饭后，大人们聊天，他任由姐姐牵着，跟着白、宋两家的孩子出了客厅，那两个男孩跟姐姐差不多大的样子，站在他面前足足比他高出一头。

沈落天生对长相不敏感，当时只觉得有钱人家的小孩长得都干干



净净，眉眼好看。他之所以会记住宋家少爷宋楚河的名字，还是因为那个小小的阿慈一声清脆的“楚河哥”。

未等他转身，被唤作“楚河哥”的男孩已经迅速地掉转身，朝那个小小的身影跑过去了。

“阿慈，怎么了？”

女孩伸出手，右手掌心里是四颗色泽鲜亮的玻璃弹珠：“你陪我玩这个。”

就算隔得老远，沈落都能清楚看到，红黄蓝绿四颗玻璃弹珠摆在女生瓷白的掌心里，惹眼得不像话。他抓了抓姐姐的衣角，委屈又紧张。

“姐姐……”

姐姐该是懂他的，该是知道那四颗弹珠是他最最心爱的东西，不然她也不会忽地松开他的手，冲到女孩儿跟前，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弹珠，继而冷着脸，再也不复刚刚客厅里乖巧的模样。

“不要随随便便拿别人的东西！”姐姐大声道。

“你有病吧！”开口的却是那个宋楚河，他斥责姐姐的同时又顺手推了姐姐一把。

姐姐踉跄了两步，转过头喊他：“沈落，过来！这是不是你的东西？”

姐姐还死死地记得他们姓沈，不管在哪里，也不管在以后的什么时候。

他小跑着过去，看着姐姐，怯怯地点头，从姐姐手里接过玻璃弹珠，说：“是。”

只是还未等他回过神来，原本只是安安静静地站在宋楚河身后的沈慈，却忽地红着眼睛朝他跑过来，挥舞着小小的拳头夺他手中的弹珠。他气急，挥手把她推倒在地，却孰料沈慈的额头却是对准了台阶，直直地磕下去。

不知道是谁先喊出声的，不是他，也不是沈慈，他们毕竟是小孩子，看到沈慈额上的鲜血，全都吓坏了。沈落记得宋楚河颤抖的呼喊、姐姐的哭泣，以及那个女孩，不哭不闹，只捂着额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神情。

眼前弥漫过大片大片的红，沈落觉得自己的脑袋嗡嗡地响，喧嚣

的，号啕的，他分辨不出那些声音的来源，也看不清到底是谁匆匆地经过他身边，复又蹲下身小声地安慰他。

良久之后，沈落却是白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

沈落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大床上，房间里没有人，他爬起来环顾了一周，天蓝色的窗帘，橘色的灯光，精美的家具，处处显示出富贵和高端大气。

依然是沈家。

不知怎的，沈落竟叹了一口气。

楼下的吵闹声，声声刺耳，他穿好鞋子推开门，一眼看到了坐在沙发中间的沈慈。她的额头缠着一层一层的纱布，反反复复地绕了好多圈，可即便是这样，纱布的右侧仍渗出了淡淡的血迹。

沈落是见不得血的。

“……那些玻璃弹珠是弟弟最心爱的东西，你怎么能随便就拿呢？”宾客已经散去，沈世昌站在沈慈面前，声音不大却异常严厉。

站在一旁的母亲愈加局促，半晌才搓着双手，道：“没关系的，阿慈就是看着喜欢……”

“不是自己的东西怎么能随便乱动呢？”姐姐也在一旁红着眼睛说，“妈妈你明明知道，阿落之所以把那些弹珠当宝贝，是因为那是爸爸送他的……”

坐在沙发中间的女孩儿始终一言不发，沈老没在场，沈落知道那种感觉，孤独无助，没有人站在自己身边，没有人为自己撑腰。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个孤单的女孩，生怕一不小心，她就消失了。

“等阿落醒了，阿慈你去向他道歉吧，虽然你只比阿落大一天，可你也不能欺负他……”

不是这样的，沈落在心里悄悄地说。

她没有欺负他，是他，是他的一家，在欺负她。

“张嫂，”沈世昌揉了揉眉心，“送阿慈回房间休息吧。”

身形略微臃肿的妇人从厨房门口急匆匆地走过来，看到沈慈额头的血迹，抿了抿嘴角，眼圈又红了，蹲下身去，小心地把女孩抱起来，道：“小姐，我们回房间休息吧。”



“对了张嫂，”沈世昌慢吞吞地开口，“以后称呼要改一改了，阿芙最大，沈慈和阿落同龄，你就喊‘大小姐’‘二小姐’和‘少爷’吧，这样好区分。”

“……是。”张嫂轻轻地应着。沈落看张嫂的表情，分明是要哭出来了。她抬头的时候看到了他，愣了愣，声音冷冷的，仍喊了出来，“……少爷，您醒了。”

沈落仍是怯怯的，后退了一步，看到妈妈和姐姐，连同那个男人，一齐看向他。

“阿落，”妈妈紧张地朝他走过来，一步步上了楼梯，挡在张嫂面前说，“现在感觉怎么样，大夫说你是晕血了。”

“阿落啊，阿慈姐姐不懂事，偷偷拿了你的东西，”却是沈世昌走上来了，蹲在他身边，将玻璃弹珠放在他手心里说，“爸爸批评姐姐了，你原谅她好不好？”

继而，沈世昌又站起来，从张嫂手里抱过沈慈，把她放在地上。

“阿慈，快向弟弟道歉。”

女孩眼里噙着泪，抬起头看着他，半晌都不说一句话。

他攥紧拳头，复又松开，反反复复，最后终于鼓起勇气，朝面前的女孩摊开手，手心里的玻璃弹珠像是被清洗过一样，透亮得像极了女孩圆乎乎亮晶晶的眼睛。

“送给你。”他感觉自己的声音干干涩涩的。

女孩依然红着眼睛，听到他的声音抬起头看他，漆黑的眸子里是疑惑和敌意。

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沈落的心一点点地往下沉，从来就没有这样紧张和败兴过，一面生怕她拒绝，一面又害怕她接受。

他怕她拒绝了自己，又怕她接受了自己一家。

她该是受到万千宠爱的，该是沈家唯一的小姐，而不是像现在，旁人对她的称呼从“小姐”变为了“二小姐”。

良久，他感觉自己的手心里忽地传来冰冰凉凉的触感，低下头，见是女孩瓷白的小手从自己的手心拿过玻璃弹珠，眨了眨眼睛，看着他，不说感谢，也没有恼怒。

她小心地将弹珠放在自己的口袋里，然后背着小手往自己的房间走，像个小大人一样。

真好，皆大欢喜。

他看到母亲和沈世昌同时松了一口气，复又笑眯眯地夸赞他，却只有姐姐，站在楼下的客厅里，仰着头冲他喊：“阿落！你怎么能把爸爸的东西给她？”

是啊，他那么宝贝的东西，怎么会轻易地送给她了呢？而原本张牙舞爪的她，怎么也轻易地就收下了敌意呢？

很多年后，沈慈似是不经意提起：“阿落，当时你怎么会把你最心爱的弹珠送我呢？”

沈落只是笑笑，决计是不说的，问得急了，就眯着一双桃花眼冲她暧昧地笑。

“因为在我心里阿慈比玻璃弹珠重要啊。”

沈慈该是不懂的，“喊”了一声，故作恼怒：“你怎么能拿我同玻璃弹珠比？！”

“那你呢，阿慈，为什么我给你，而你却没有扔掉呢？”他也这样问她。

“因为我觉得在你心里，我比它重要啊。”沈慈也这样回答。

可是沈落知道，他的阿慈永远不会懂他话中的意思。

爸爸唯一留给自己的玻璃弹珠，是跟沈落自己的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，是他宁愿死也不想失去的东西。可是某一天，沈落忽然发现，原来他每天惯常喊的那个叫“阿慈”的女孩，竟然会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。

一眼万年。这便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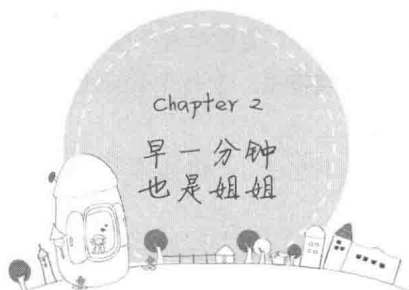
沈落常常感叹缘分的玄妙，五岁的他以不可挽回的姿态出现在沈慈面前，因着强大的天意霸占着他的阿慈，宠着她，顺着她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的阿慈彻底长大，彻底不再需要他。

他的阿慈，他的阿慈。

似是渗入骨血一般，提起就疼得要命，即便是要命他还是不断地提。后来的阿慈，就是他的命。



直到有一天，沈慈漫不经心地，却是一语道破天机：并非缘分，而是命运。



母亲带着沈落和沈芙，正式地住进沈家，心安理得。

沈世昌给沈落和沈芙各自安排了房间，沈芙住一楼，沈落住二楼，沈世昌说沈落旁边的房间是沈慈的。

沈落偷偷地看过沈慈的房间，很小的一间卧室，跟他和姐姐的房间比起来，只有一半大小。他疑惑，却没有问出来，沈世昌的亲生女儿，自然是不会受哪怕半点儿委屈的。

只是母亲和沈世昌，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却相敬如宾，客套得过分，生疏得过分。

沈老太爷依然对他们不冷不热，只有看到沈慈的时候，脸色才会由阴转晴，继而拉着沈慈的小手，边走边说：“阿慈，爷爷跟你出去散步，我们去吃好吃的。”

女孩儿顺从地跟着沈老太爷的脚步，却必然是不说话的。

沈慈不是哑巴，沈慈只是很少说话。

她说得最多的话，却是：“楚河哥，楚河哥。”

宋楚河，沈落记得这个人，初入沈家的那一天，沈慈一直跟在屁股后面追着跑的，就是他。

沈老太爷经常带着沈慈去宋家，听说沈慈只要一见到宋楚河就会开口说话，听说无论宋楚河说什么沈慈都会听，听说沈慈很喜欢她的楚河哥。

这都是沈落听张嫂说的，断断续续的，决然是不能对外人说的。

暑假开学，沈世昌已经为他和姐姐办好了转学手续，姐姐上小



学，他依然要待在幼稚园中班。沈世昌亲自开车送他们去的学校，母亲坐在他和姐姐身边，一脸温和地替他们弄好书包和校服。

“沈慈不去上学吗？”姐姐看着外面的风景，说得漫不经心。

沈落抬起头，后视镜里，专心开车的沈世昌面色僵了僵，继而一笑，声音淡淡的。

“阿慈怕生，先不上学。”母亲摸了摸他的头，又转身给姐姐摆正头上的蝴蝶发卡。

“阿芙，你是姐姐，以后回家要经常带着妹妹一起玩，多跟她说话。”沈世昌又看着沈落说，“还有阿落，虽然阿慈姐姐比你大，可是你是小男子汉，以后可要保护阿慈姐姐啊。”

姐姐点了点头，复又坐直身体，看着后视镜里的沈世昌，一脸凝重。

“爸妈，你们放心吧。”

在沈落还不能适应“爸爸”这个称呼时，姐姐沈芙已经适应得如鱼得水。

他原本只是点头就可以的，可脑海里一出现那个女孩儿的样子，竟下意识地开口：“为什么我觉得，她应该是妹妹……”

她该是妹妹，这样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依赖他，像依赖宋楚河一样。

母亲笑了：“阿慈比你早生了一天呢，别说一天，就是早生一分钟，你也该喊她姐姐的。”

车子在学校门口停下，沈世昌转过头看他们，温和地说：“阿芙阿落，我们到学校了。”

他们进的是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班级。沈世昌带着沈落和沈芙去见了校长，又见了各自的班主任，不论是校长还是班主任，对沈世昌都是一副客客气气的样子。沈落年纪再小，也知道沈家的势力不容小觑。

上课很无聊，学习很无聊，就连和小朋友做游戏都很无聊，沈落托着腮坐在椅子上，脑袋里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沈慈。

阿慈长得很漂亮，阿慈的眼睛像星星一闪一闪的。阿慈不跟他说话，阿慈被他推倒了受了伤，阿慈应该不讨厌他，不然不会接过他的玻璃弹珠。

阿慈，阿慈，阿慈。

沈落环视了教室一周，都没有看到比阿慈更好看的小孩。

下午放学，沈家的司机来接他们回到沈家。沈老太爷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看到他和姐姐背着书包进来，大声地咳嗽了一声。

姐姐跑过去，端起茶几上的水递给沈老太爷：“爷爷你不舒服吗？”

沈老太爷一脸尴尬，偏过头看着沈芙，笑笑，又转过脸看着沈落，冲他招了招手。

“阿落，你也过来。”

沈落顿了顿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小声地喊了句：“爷爷。”

沈老爷子点头，看着沈落：“阿慈的那些玻璃弹珠，是你给她的吗？”

沈落点头。

“嗯嗯，阿落真是好孩子。”沈老太爷有些失神，半晌回过神来，“阿落能去陪阿慈姐姐玩一会儿玻璃球吗？跟阿慈姐姐说句话可以吗？”

母亲从楼上走下来，叹了一口气。

“阿落，听爷爷的话，去陪陪阿慈姐姐吧，一会儿喊姐姐一起吃饭，好吗？”

沈落懵懂地点了点头，心里却是窃喜的。虽然，那个时候的他，根本就不知道这窃喜的根源在哪儿。

跟着沈老太爷走进沈慈的房间，沈落深吸了一口气，仍是觉得压抑不已。

窗外的世界被浅色的窗帘紧紧地遮住，房间内是大片大片的白色，白色的床单被套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地板，甚至连毛茸茸的玩具熊都是白色的。沈慈赤着脚坐在地上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上的玻璃弹珠。

红黄蓝绿，放置在白色的环境里，扎眼得厉害。

沈老太爷轻咳一声，声音有些颤抖：“阿慈，我让阿落教你玩玻璃弹珠好不好？阿落把弹珠送给你了，你们应该一起玩啊……”



沈落抬头，见沈老太爷的眼睛已经红了一圈。

坐在地上的女孩却仍是头也不抬，听到声音，把地上的玻璃弹珠快速地收起来，复又揣在自己的睡衣口袋里。

“阿慈，我们去找楚河哥哥好不好？”沈老太爷的声音愈加颤抖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哭出声来。

坐在地上的女孩却忽地抬起头，眼睛亮亮的，待看到沈落后，犹豫片刻，从口袋里掏出玻璃弹珠，摊在自己小小的手心里，伸到了沈落面前。

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沈老太爷，他甚至是有些激动地蹲下，看着沈慈道：“是不是想让阿落教你玩？”

女孩不作声，沈落将玻璃弹珠接过来，声音轻轻的，生怕吓着她。

“阿慈阿慈，我教你玩弹珠，好不好？”

出乎意料，沈慈抿着嘴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她答应了。”沈落万分欣喜地望向沈老太爷，却发觉，向来严厉不苟言笑的老人家，居然在一瞬间老泪纵横。

“爷爷……”沈落拉了拉沈老太爷的手指说，“阿慈她答应了……”

“阿落，爷爷求你，救救我们阿慈，让我在临死之前，能听阿慈喊我一声‘爷爷’……”

沈落很少看到大人哭得这么伤心，即便是很久之前，自己的父亲去世，母亲也只是跪在灵堂前，拿着父亲的相框抹眼泪。母亲伤心过后，带着他和姐姐改嫁。

沈落在意的不是沈老太爷的眼泪。

爷爷，我不是要救“我们阿慈”，我要救的是“我的阿慈”。

我的阿慈。

她的眼睛里是一整个星空，她一个人沉溺在那星空里，孤单得可怕。

“阿慈你看，”沈落半趴在地上，拇指和食指对准红色的玻璃球